

世界是个大赌场

— 评《投机赌博新经济》

潘毅

王小强先生的《投机赌博新经济》为我们开拓了一片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触及的领地 — 当代资本主义虚拟的金融市场。这本书从世界变成一个大赌场谈起，把中国金融市场与世界资本联结起来，并将其作为世界新经济发展与终结的一部分。

投资、投机与赌博

王小强首先为我们解析投资和投机两个重要的概念。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，以及美元期货率显示，投资的兴起，与实体经济的衰落和期货市场的蓬勃相关。股票市场原来是为投资而设，主要是供资金需求者和资金投资者作交易。但是，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，投资和投机是同时存在，投机是投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“投资就是资本的形成 — 获得或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源”。显然，投资实质上是投入资金获取生产资料，进行基础积累。而投机是指“为了再出售（或再购买）而不是为了使用而暂时买进（或暂时售出）商品，以期从价格变化中获利”的经济行为。各种投资者在市场中有各自的目的和运作。在生产过剩而消费疲软的时代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刺激市场？于是，通过股票抬高经济数据成为一个较好的方式。这样就可以重新吸纳大小投资者的钱，再展开新的生产或投机。

在这样的红利推升之下，有些人从事长期投资，买进股票以获取实体公司盈利后的分红；有些人则从事短期投机，时而买进时而卖出，以获取股价的价差；有些人既做长期投资，又做短期投机。股票市场

的红火由此而生。期货交易，本身就是买空卖空，交易的结束是通过一买一卖的对冲，即先买后卖或先卖后买进行对冲，对冲后结清价格余额。人们逐渐发现，其实根本不需要实际的商品，买空卖空就可以让人感受到升值。

于是，美国每次发生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，跨国资本都会迅速地在其他国家开展金融战，一方面，用投资的方式，获取第三世界低价劳动力扩大生产，同时，打开新市场；另一方面，用投机的方式融资，将小资产者手中的钱通过股票市场套出来，制造一个虚拟的繁荣金融市场，进一步吸纳资本。同时，利用期货市场可以转移风险，也可以冒险求利，在全球范围的买空卖空，开展零和游戏。

这样一来，一个世界赌场出现了。自从七十年代金本位取消后，美国建立了一个行的世界货币体系，并把美元作为一个诱饵，套出了世界更多国家有产者的财产。积累的资金一方面用以扩大再生产，不断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厂，另一方面继续制造金融繁荣的景象。而相较于后者，生产的利润来得慢，投机就自然抢手，因而整个市场向期货交易倾斜。这样一来，实体经济就挂靠在了投机上，表面上一片繁荣，实际上是一场全球赌博盛宴。

赌局上的中国

王小强指出，目前在发达国家，股市已成为国家市场经济机器必不可缺的“零部件”，还在日复一日地运转，而且“越转越大”。1993年起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长期居于世界第二位，并持续了14年的时间。同时，银行业混合经营步伐加快，国际期货开始走出国门，对外开放金融业务，合资、外资企业国内上市，外资证券以合资的方式进入股市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，金融自由化在中国兴起。

1997年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亚洲各国货币严重贬值，而人民币依旧坚挺，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卷入世界金融体系。王小强的分析是，

在中国，资本运作的空间并没有完全放置于市场，政府还有许多可控的因素运作其中。但是随着近年来市场化的深入，国有资产被进一步挖空分割，变成了私有财产后，金融市场的力量就越来越大。从此，中国也就被逼上了赌场，人民币不堪升值压力，在近几年快速提升其对美元的汇率就是明证。

如今，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加深，与此紧密相关。在王小强看来，如果金融危机发生在中国，那么连锁反应一定是印尼式的，甚至更惨，可能的后果就是社会陷入动乱，国家四分五裂，民族复兴再无指望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该何去何从？王小强也试图给出了他的设想，首先是要挺住，能撑多久是多久。其次有两条，一是西部大开发，中国苦练内功，“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”，通过开发西部，拉动内需，改变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态势。一是“东部大串联”，仿效欧洲经验，亚洲各国联合起来，成立统一的经济区甚至统一的货币区，共同增强抗风险能力。

进一步探讨

《投机赌博新经济》一书对于金融行业和新经济危机的分析，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探讨，是有建设性的。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，对于金融投机这一出离于直接生产的经济领域的研究，与实体经济的关系，以及和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关联。

我们需要看到是，通过消费，虚体经济和实体经济同时也是紧密关联的，例如，金融繁荣的幻想带来了中产阶级消费的欲望，而大量的消费带来的就是大量的生产，工人工作量大大加强。而这种生产本身就是超前消费，透支着工人的劳动和地球的资源。一旦金融赌场失利，这一批消费品白白浪费，而工人也不会拿到赖以生存的工资。金融市场崩盘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是个人财产的消散，但是对工人阶级的打击却是致命的。

但吊诡的是，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，金融危机其实具有“进步意义”，因为它将交叉着生产危机的到来，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，同时，由于巨大的不确定性，危机将提供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一步团结的契机和条件，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囚牢，创造一个真正的大同社会。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新经济的重要意义。